

● 国学讲堂

徜徉在桃花盛开的古诗里

古傲狂生

咏桃花的诗词,开先河的大约算《诗经》了。《国风·周南》中有女子出嫁时所演唱的歌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夭夭形容桃花开得繁盛,从而为中国人创造了“桃之夭夭”这个成语。后人以“逃”易“桃”,又搞出一个“逃之夭夭”,把《诗经》里的优美意象搞得分毫全无。

桃花诗里佳句颇多,像李白的“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没”,元稹的“桃花浅深处,似匀深浅妆”,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张志和的“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苏轼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都算得上千古传唱的佳句。这些诗句读多了,也不免让人生厌,难道就没有独辟蹊径的桃花诗吗?当然有。杜甫有诗云:“癫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诗圣果是大手

笔,把桃花与轻薄联系,自此赞颂和鄙薄在桃花诗里可说是平分秋色了。

诗豪刘禹锡有两首著名的鄙薄桃花的诗,很见其风骨。第一首是他被贬23年后,回到长安,因去玄都观看桃花,写出了一首惹祸的诗:“紫陌红尘扶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当朝的大官们读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混小子骨头还真硬啊,还得接着贬。于是刘诗豪被贬到天高皇帝远的广东连州,14年后他又回到长安,傲骨依旧,再次咏桃花:“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我刘郎又回来了,你们那些当初整我的混球又在哪里啊?在刘禹锡笔下,桃花成了面目可憎的当权者的代言人,比起历代咏叹桃花的诗歌来,这真可谓是匠心独运、另辟蹊径了。

事情还没完,宋代女诗人朱淑真沿袭刘禹锡游诗意,又写得别有一番韵味致:“尽是刘郎手自栽,刘郎去后几番开。东君有意能相顾,蛱蝶无情更不来。”虽无诗豪的豪情,却有着女性独具的细致悲悯。

桃花诗里经常会提到“碧桃”俩字,譬如苏轼有“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清代袁枚有“二月春归风雨天,碧桃花下感流年”,沈曾植有“碧桃花自今年发,客舍寒迎旧历春”。想来桃花只有粉、红、白三色,怎么会有碧桃花之说呢?原来,碧桃原产我国,是桃的变种,花后一般不结桃,花多重瓣,花色艳丽无比,乃观赏桃花中的极品。至于因何碧桃名碧,传说古时有个叫陈碧的人,流血止不住,死后化作桃林里的一棵最大的碧桃树。要不碧桃花怎么会那么血红呢?



● 世相漫议

遭遇“尬聊”

翟杰

对于有些人来说,好好聊天实在太难,碰到一个不会聊天的,分分钟就能把天聊死,但情境所需又必须要聊,这样尴尬的聊天被网友们称为“尬聊”。

说起“尬聊”,首先想到的是父母与孩子。孩子年龄越大,“尬聊”出现的频率就越高,这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尤其到了青春期的孩子,父母想向其阐述某种观点,他能静心听完都算得上懂事,如果还能将内心世界向你展现一番,那几乎是父母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我接触过不少孩子在读初中或高中的家庭,很多家长的感慨出奇一致:别管聊几句之后尬在那里,至少说明你们还有得聊,我家那孩子,你还没张嘴,你就已经错了。此种情况,家长或许可以用“逆反期”来自我调节,用“别人家的也这样”来进行自我安慰。但如果再深入思考一层,如不尽快“破冰”,等孩子参加工作甚至组成小家庭之后,“尬聊”的情况是否会愈加严重?若再开一剂后悔药,如果孩子上幼稚园或者读小学时就形成与其散步聊天沟通交流的习惯,是否就能减少日后“尬聊”情况的发生?

有一位朋友,向我倾诉过与父母的“尬聊”。他说:“你不知道,我爬山发个朋友圈,老爸会回复,就算爬到山顶又有什么意思,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你说,看到这样的讯息,还怎么聊?”也曾听过父母的心声:“现在的孩子真是体会不到做家长的良苦用心,你说我们图什么?还不就是希望能看到她早点嫁出去,开启新的生活。结果呢?人家根本就不理你,有一段时时间竟然把我的微信拉黑了!”

春节,是团圆的时刻,也是交流的时分。外出打拼的游子们如归巢的鸟儿般飞回温暖的巢穴,按理说,好不容易回趟家,得有多少话说不完?但是

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新华社等媒体近日调查发现,一些游子返乡后与家人交流遭遇诸多障碍,有的陷入无话可说的尴尬境地。这种“尬聊”,让人烦恼,更多的是无奈。

当然,现在沟通的方式太便捷了,各种社交软件几乎都能做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的情况已经绝迹。想视频,想语音,拿起手机等电子设备就能“见面说话”。然而,等到真正见面之后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甚至有人说,平日习惯了文字、语音和视频,面对面聊天还真感觉有些别扭。在一些人眼里,过年回家就是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顿饭,因为其他事情依靠网络都可以搞定。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科技的发达的确方便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从另一个方面看,确实也减少了“期待”的含金量。

环顾四周,一众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时,也都抱着各自的手机刷屏。聊什么呢?几个来回的语言互动之后便再没什么好聊的。即使在微信群里,这个群聊死了,再转战下一个群,有时候忽然会发现,十几个群竟都慢慢没有了声息。好在不是面对面,彼此并不会觉得很尴尬。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位前辈在闲谈时指点我,一定要学会抽烟,会抽就行,不必成为“瘾君子”。什么意思呢?他颇有几分神秘:“你和别人无话可说的时

候,掏出烟来递过去,就能打破尴尬,新的话题会在火柴燃烧时迸发出来……”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想,我真有些佩服他,那时候还没有“尬聊”这个词汇,但老先生早已把破解之术传给我了。

我感到好奇,曾经试着问过一些不同的男人每月挣多少钱,也问过一些女性今年多大了。结果,很少人直言相告,一些人转移话题,大部分人冷眼相对,继而陷入“尬聊”之中。

问题产生了,有没有办法破呢?答案是肯定的。我认为,之所以会“尬聊”,大概是因为聊天的人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聊。假若你问一个土豪,一个月挣多少钱,他多半与你相谈甚欢,说不定你想转移话题都转移不掉;假若你与一位刚刚离异的人分享你自己婚后的甜蜜生活,对方转身离开在我看来都能算得上是风度翩翩。当然,这与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没关系,我想表达的是,话说出口之前,要考虑考虑听者的感受。那样,别人才有可能觉得与你聊天是如沐春风,如浴甘霖。如若只站在改变对方的角度,则很容易出现“尬聊”;再是出于好心,也要尽可能尊重别人的生活价值,至少照顾到别人的趣味。

还是泰戈尔说得好,“爱是理解的别名”,套用一下:理解是化解“尬聊”的神器。

有时,理解也非“万金油”。前几年,我的妻子偶然得知自己小时候的玩伴调来我们这座城市工作,于是兴致冲冲地前去找对方叙旧,回来却是一脸的惆怅。我劝她,两个人分开时间太久,所经历的教育、所处的工作生活环境、所经历的人和事,包括生理心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过境迁,聊不到一块去也正常。我后来想,这多少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故乡》,多少年过去了,再见面我可能还是当年的迅哥,但你也已不是瓜地里那个刺猹的少年,彼此只能默默无语,只能陷入令人无奈的“尬聊”之中。

茫茫人海中,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从“有聊”到“尬聊”最后沦为“无聊”,那么,只好“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过,也不必失意,有了时光的发酵,机缘到来之时,彼此或许又从“无聊”到“有聊”。毕竟,只要情意

● 思想者营地

设立“水浒市”,还设个“红楼梦市”不?

郭元鹏

近日,全国省级山东商会会长座谈会

在济南举行。会上,河南省山东商会党委书记、会长刘继臣建议成立水浒市,发展水浒旅游文化。刘继臣提议,成立水浒市,将与水浒有关联的县整合,统一规划、管理,充分发挥文化品牌效益,让游客进得来、留得住、还想来。

其实,设立“水浒市”的呼声一直都有,一些专家学者就提过这样的建议,这一次刘继臣只不过是再次拿出来说事而已。不同的是,当时的呼声没有被媒体推向前沿,如今的这次呼吁则借助互联网广泛传播了。

由于历史原因,水浒旅游文化出现了“四分五裂”。梁山划归济宁,郟城巨野划归菏泽,东平划归泰安,阳谷划归聊城。如果当时的区划能够将涉及“水浒内容”的地方连成一个整体,应该说会

是不错的。不过,这种遗憾,也因为时间的推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各地的“水浒旅游”也发展得不错,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都有了一定的旅游群体,实在没有必要将这些地方从目前的行政区域剥离出来,单独成立“水浒市”了。

再说了,《水浒传》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甚至可以说是“严重

● 品茗谈文

落笔成愁《小山词》

唐宝民

他生于豪门,本

是人间富贵花;他父亲是太平宰相,他是鲜衣怒马的相府公子。曾有过多少盛宴歌舞、豪饮千盅的岁月啊!“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然而,至和二年(1055),他父亲去世,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岁月到此为止,此后的岁月,他不得不面对外部世界

的人情冷暖、雨雪风霜。他把愁苦凝结成文字,为世人留下一部充满着美丽与哀愁的《小山词》。是的,他就是才华横溢而又命运多舛的晏几道。

多情是一把锋利的剑,每一次对准的,却是自己的心。小山就是一个多情之人,注定他要比那些薄情寡义之流承受更多的苦痛,当这些苦痛被诉诸笔端的时候,《小山词》带给我们的就是落笔成愁的哀婉。诚如学者杨海明先生在《唐宋词史》中所说:“《小山词》的成功,首先就根植于它极为真挚悃悃的爱情意识上。”相思说不尽,还要写相思,《小山词》中就描述了很多相思之苦:“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真个别离难,不是相逢好。”这些伤感的诗句,写尽了人生的相思之苦,也构成了《小山词》忧婉的底色,令人不忍卒读。就像作者在《小山词自序》里所说的那样:“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耄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记悲欢离合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恍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

现实生活的不如意,使小山开始移情于酒,想用酩酊大醉来解千愁,《小山词》中出现了多次醉酒的描述:“酒醒长恨锦屏空。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新酒又添残酒困。今春不减前春恨。蝶去莺飞无处问”;“缥缈歌声,记得江南弄。醉舞春风谁可共。”是啊,面对着万念俱灰的残破人生,他只能借酒消愁。“古来多被虚名误。宁负

的高于生活”,其中的很多人物本身就是杜撰出来的,场景也是杜撰出来的,还真算不上是“历史文化的厚重”。因为一部小说的存在,就要成立“水浒市”。那么,延伸了来说,是不是还要成立“西游记市”“红楼梦市”“三国演义市”?是不是所有有点名气的小说,都可以打造一个单独行政区域的市?这不

是不伦不类吗?假如真的成立了“水浒市”,那么其下属的县区、乡镇,是不是也要与时俱进地修改名称?难不成还要成立“宋江县”“孙二娘区”“鲁智深镇”“鼓上蚤时迁村”?这岂不是十分滑稽可笑的事情。

为了争夺旅游资源,一些地方不惜唇枪舌剑,有的说“桃花源”自己最正宗,有的说“琅琊榜”自己是真的,有的说刘邦的家乡在某某地方。发展经济的想法很好,然而不该为了小地方的利益不择手段,把文化搞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如果真的需要整合旅游资源,还是有路径的。比如,涉及“水浒内容”的这些地方的文化旅游部门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形成一个“水浒文化旅游圈”,大家联手发展,共同致富,实在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搞一个所谓的“水浒市”。

虚名身莫负。劝君频入醉乡来,此是无愁无恨处。”只有在醉意朦胧中,他才能达到一种无欲无求、无愁无恨、物我两忘的状态,求得暂时的快乐。

秋天是个惹人相思的季节,一花一草一木都能牵动人的愁肠。在晚秋的天气里,作者怀念一位远行的友人,他想把自己的思念告诉这位友人,可思念却无法寄出:“红叶黄花秋意晚,千里念行客。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泪弹不尽临窗滴。就砚旋研墨。渐写到别来,此情深处,红笺为无色。”秋风吹打着残花,满目荒凉中的萧瑟景象,化为无尽的愁思:“淡水三年欢意,危弦几夜离情。晓霜红叶舞归程。客情今古道,秋梦短长亭。”

小山的父亲晏殊也写愁,但作为太平宰相的他,所写的愁只是一种闲愁:“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而小山笔下的愁苦,却是用血泪凝成的,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失意,心早就冷了:“花不语,水空流。年年拚得为花愁。明朝万一西风动,争向朱颜不耐秋。”

许多时候,离别意味着永别;再见,意味着永不再相见!“渡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现实的无奈,无以排遣,就只好寄托到梦中:“长亭晚送。都似绿窗前日梦。小字还家。恰应红灯昨夜花。”送走友人后,凉月满天,如水的月华又牵动了无尽的思念:“凉月送归思往事,落英飘去起新愁。可堪题叶寄东楼。”

他是个千古痴情人,黄庭坚在《小山词序》中称他为四痴词人:“仕宦逢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一新进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皆负之而不恨,已信之终不疑其欺已,此又一痴也。”吴世昌说:“语言明白自然,清丽宛转,千古无如小山。”斯人已去,《小山词》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大放异彩,被千古传颂。